

连环画



蒙马特尔的炮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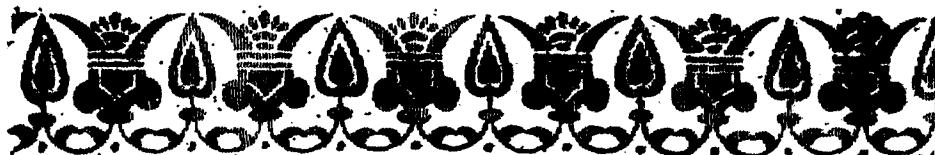
LISHIXIAOUSHICONGSHU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小故事丛书

蒙马特尔的炮声

李光羽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中的一种。

一百一十年前，法国巴黎无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政府——巴黎公社。公社虽然只存在七十二天就被反动势力扼杀了，但公社战士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世界人民奋勇前进。

本书作者以极其感人的笔触描绘了巴黎公社创建前后的一些小故事，这些故事再现了当年巴黎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而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动人事迹。

历史小故事丛书 蒙马特尔的炮声

李光羽 编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26印张 64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6,500

书号 R10099·1415 定价 0.30 元

目 录

帝国的丧钟.....	(1)
“打倒帝制！”	(7)
“自卫吧，巴黎！”	(11)
革命的前奏.....	(16)
准备起义.....	(20)
蒙马特尔的炮声.....	(27)
以血还血.....	(34)
胜利进军.....	(40)
凡尔赛垃圾.....	(45)
广场枪声.....	(49)
胜利节日.....	(57)
社会的主人 人民的公仆.....	(65)
人民邮政.....	(72)
教堂风暴.....	(80)
新学校.....	(85)
在法兰西银行.....	(90)
战争开始了.....	(97)

公社英雄	(104)
间谍与阴谋	(109)
伊西炮台失守	(112)
敌军进城	(116)
街垒浴血奋战	(119)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126)

帝 国 的 丧 钟

1870年7月的一天，法国首都巴黎的天气异常闷热。天刚黑，王宫花园的绿草丛中，飞出了大团大团的蚊虫。“嗡嗡嗡”，“嗡嗡嗡”地叫着，直向人口密集的工人住宅区扑去……

教堂里做夜祷（dǎo，島）的钟声敲过不久，一个长着又大又长的鹰钩鼻子的老头，“砰”地一声，用脚踢开夏季寝宫的纱门，气呼呼地冲了进去，把正在对着镜子唉声叹气的皇后吓了一跳。

“陛（bì，毕）下，出了什么事？”皇后急忙站起身，恭敬地问道。原来，这老头是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

“什么事？！还不是那些做工的穷小子，在国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又称第一国际。下同）的鼓动下，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整天价大叫大嚷，说什么要‘反对帝制，实行共和’！”波拿巴边说边摘下腰间一柄弯弯的佩剑，朝桌上一扔，“哼，这不是要造反吗！”

“唉！”皇后长吁(xū，虚)了一声，拿扇子往波拿巴背后扇了几下，问，“陛下前不久抓到的那些国际分子，不知审出什么结果没有？”

“屁结果！第三次审问时，一个才二十五岁的国际分子，公开宣读了他们集体的辩护词，说什么‘人民要完全的自由’，说什么‘要废除雇佣劳动制’……我也记不清这家伙还讲了些什么，末了，他竟高呼起‘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这样的口号来……”

“陛下，要是让他们得势，”皇后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好象在考虑措词，然后哭丧着脸把话讲下去，“那咱们的儿子，可就不能再做皇帝了。”

波拿巴瞪了皇后一眼，怒气冲冲地把拳头朝桌上一砸，突然吼道：“我要向普鲁士宣战！”

“宣战？”皇后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宣战有用吗？”

“战争可以转移那些工人的注意力，战争可以让咱们的儿子接位当皇帝！”波拿巴声嘶力竭地叫道，“我早就想对普鲁士用武了。一旦战争爆发，工人们再反对我，那我就可以宣布他们叛国！再说，我还可以借此机会，把那些想造反的工人，统统送到前线去，让他们跟普鲁士的子弹碰一碰！”

波拿巴说完，用手指捋(lǚ，呂)了捋胡须，发出了

一阵狞笑，“嘿嘿嘿……”这声音，连皇后听了都有点害怕。

皇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噢，我差点儿忘了，半小时以前，那个自称自由主义者议员的梯也尔，来过这里，说是送一份秘密报告给陛下……”

“报告在哪里？快拿给我看看！”波拿巴着急地伸出那只长满黄毛的手。他接过来一瞧，只见报告第一页上，用花体字写着“肖邦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的标题，原来那是伪装的封面，翻到第三页，才是梯也尔告密的所谓危险人物名单和他们最近的活动。其中头一个名字，就是国际会员瓦尔兰。梯也尔打听到，他最近正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公开宣布：“专制制度愈是凶狠，我就愈加猛烈地反对它！只要旧的国家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成功！”

波拿巴看到这里，把牙齿格地一咬：“哼，国际、瓦尔兰，我要你们统统完蛋！”

7月19日，路易·波拿巴迫不及待地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正式爆发。

普鲁士位于法国的东北方，是德意志联邦北部的一个王国。当时，普鲁士的宰相叫俾（bǐ，比）斯麦，因为他主张解决重大问题要靠铁和血，所以人们称他

“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于法国两个矿产丰富的工业重地——阿尔萨斯和洛林，早就垂涎(xían, 闲)三尺，并且准备好了获得这两个地区所需要的“铁和血”。当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的消息传来时，他得意洋洋地对部下将领说：

“哈，这条法兰西‘公牛’，终于给我用‘红巾’激怒啦！”

俾斯麦把波拿巴比作公牛，是因为西方有一种斗牛的娱乐，斗牛士总是先挥舞红巾，激怒凶悍的公牛，然后用短剑刺杀它。

普军参谋总长心领神会，马上附和说：“普鲁士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接着，就该波拿巴那老鬼倒楣(méi, 煙)罗！”

俾斯麦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普军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参谋总长等高级将领又老奸巨猾。法国呢，能够立即投入战争的兵力，只有普军的一半；国内局势还非常不稳定。但是，波拿巴在军事上极其狂妄自大，再说，他情愿进行一场冒险的战争，败给普鲁士，也不愿自己的宝座给工人们推翻。

由于波拿巴突然宣战，法军内部出现了一片混乱。有的队伍军官在休假，没人指挥；有的军官自己没有作战地图，也集合不齐他的士兵；还有一些士

兵，手里的枪根本就打不出子弹，只好到旧兵器库去，找些落后的老式步枪来凑合……

部队要出发了，一个议员问陆军部长：

“部长先生，听说我们有些军官没有地图，是真的吗？”

“地图？”陆军部长趾高气扬地拍了拍自己的佩刀，“喏，这就是地图！”

议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只好再问：“我们的军官到底有没有地图？”

“放心吧，议员先生，我们的军官备有最好的地图！”说着，部长示意他身后的副官，从皮袋里抽出一卷地图，他指着地图说：“象这样的地图，营以上的军官，每人一套！”

副官抽出地图，朝议员扬了扬，就塞进了皮袋。可惜，这议员是个近视眼，没有看清那全是些普鲁士地图，而没有一张法国地图，于是满意地咂了咂嘴。

波拿巴求胜心切，宣战后一个星期，就匆匆忙忙调动二十五万法军，开到法普边境，并自封为前线总指挥。向手下两个元帅——麦克马洪和巴赞——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没想到，法军才进入普鲁士境内，就遭到普军的迎头痛击，接二连三地大吃败仗，不得不狼狈退回本

国。普军乘胜追击，攻入法国，并把二十五万法军切成两部分，团团包围起来。波拿巴和麦克马洪，以及三十九个将军、八万六千士兵，被二十万普军包围在法国北部的要塞色当；巴赞手下的十七万三千将士，被包围在法国东北部的要塞麦茨（cī，祠）。

法军的士气原来就低，受到包围更加人心惶惶，军官没有本国的地图，无法指挥作战，士兵不肯为皇帝卖命，人人怨气冲天。9月1日，普军猛烈进攻色当。走投无路的波拿巴，可耻地挂出了白旗，接着，就向普鲁士皇帝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投降书：

“我亲爱的兄弟：因为我没有死在战争中，所以只得把自己的佩剑献给陛下。我将继续做陛下的好兄弟。”

波拿巴向普鲁士皇帝献出的，不仅是一把佩剑所代表的八万六千名法军，而是整个法兰西帝国。

早在普法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革命导师马克思就严正指出：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路易·波拿巴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英明预言：色当挂出了投降的白旗，巴黎埋葬了波拿巴的帝国。

“打倒帝制！”

普法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巴黎人民的反对。

8月中旬，法军正在前线连吃败仗的时候，从巴黎传来了群众要求废除帝制的消息。波拿巴急得六神无主，连忙同麦克马洪商讨对策。

麦克马洪搔了一阵头皮，建议说：“任命特罗胥(xū，须)将军为巴黎总督吧。只有他，才能把巴黎的反帝国风潮镇压下去！”

波拿巴想了想，点了点头：“对，特罗胥这个人，虽然有时对帝国发几句牢骚，但骨子里是忠于帝国的，由他当总督，巴黎的资本家也信得过。”

特罗胥确实是一个十足的保皇党将军。他接受了当总督的任命之后，立即请求波拿巴，把忠于帝国的十九个别动队，从前线调回巴黎，充当镇压革命运动的宪兵。

9月2日，波拿巴和麦克马洪在色当率军投降，当天晚上，整个欧洲都知道了消息，但是直到3日夜里，特罗胥和大部分议员，还对巴黎群众隐瞒着事情

的真相。

纸是包不住火的。9月3日夜里，被法军投降消息激怒的巴黎人民，挤满了市区的大街小巷。“打倒帝制！”“共和国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传进王宫，皇后吓得心惊肉跳，不知怎么办才好。特罗胥不愧是个保皇党军人，9月4日，天刚放亮，他就带着一队宪兵，从后门钻进王宫，安慰皇后，并且一本正经地宣誓效忠皇室，说自己宁愿被杀死在王宫的台阶上，也要捍卫帝国，保护皇后的安全。

就在特罗胥向皇后宣誓的同一个清晨，巴黎人民包围了政府大厦，冲进了议会会场。议员们惊慌失措，一个个溜之大吉。议长刚走下议长席，就被一位怒气冲冲的老工人揪住衣领，拖出了会场。

“打倒帝制！”“共和国万岁！”在人们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路易·波拿巴王朝，就象烂草堆一样垮台了。

议会中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议员，他们发现有机可乘，于是利用了群众反对帝制的激情和保卫祖国的愿望，成立了一个“国防政府”。

自由主义派议员真的要保卫祖国、抵抗敌人吗？那才不哩！他们的目的是：先把政权抓到手，再向普鲁士投降，然后，借着手中的政权，压制工人革命，

保护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这个政府既然是“国防政府”，总得有个军事领袖来装装门面呀。于是，他们想起了巴黎总督特罗胥——这个军事上一无所能的将军，就这样，他们让特罗胥担任了政府首脑，另外，又派梯也尔去向欧洲各国游说（sui，税），乞求别国出面，调解普鲁士与法国“和平”。

巴黎人民向政府呼吁：“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能把敌人赶出去！”

国防政府则用种种花言巧语欺骗人民。它一上台就贴出了“第一号告示”，表明这个新上台的政府，首先是一个“国防的政府”。政府首脑特罗胥发布公告，标榜自己“决不投降”。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法夫尔，比特罗胥叫得更漂亮：“我们决不放弃法国的一寸领土和要塞的一块石头。”

当天晚上，国防政府的官员乱哄哄地聚在一起开会。有人问特罗胥：

“要是普鲁士人进攻巴黎，巴黎到底有没有防御能力？”

特罗胥瞧瞧法夫尔，法夫尔瞧瞧特罗胥，接着，两个人又瞧了瞧左右的人们。

“这里没有外人，我就直说了吧。在目前的形势下，坚守巴黎，抵抗普军，这是不可能的。”特罗胥

说完，把两手一摊，表示自己毫无办法。

国防政府的另一位官员，说得还要干脆：“防御是没有希望的，普鲁士人会象刀切奶油那样轻松地攻入巴黎。”

特罗胥点点头：“嗯，是这样，我们不能防御。请问，巴黎有足够的炮弹吗？巴黎有现成的大炮吗？就算有炮弹，有大炮，又能找得到几匹拉炮的马呢？先生们，政府要什么缺什么，防御是极大的愚蠢行为。”

“我们无法防御，我们不准备防御。”一个将军站起来附和说，他是特罗胥的参谋长。

白天还在巴黎群众面前气壮如牛的法夫尔，这时说出了心里话：“政府要防御，但根本不是防御普鲁士人，而是要防御巴黎工人。”

“对！”特罗胥手臂一扬，唾沫四溅，“控制巴黎的赤色分子，是比战胜普鲁士还要重要得多的大事情。”

巴黎人民实现了“打倒帝制”的愿望，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卖国的政府。

“自卫吧，巴黎！”

巴黎真的没有防御能力吗？不，巴黎有大规模结构复杂的防御工事。城市周围，是城墙和堡垒；城墙外面，有十六个坚固的炮台；军火仓库里武器充足，城内还有火药厂和制造炮弹、子弹的工厂。

但是，国防政府根本不愿意作战，它只想同普鲁士议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工人阶级。所以，9月18日普鲁士军包围了巴黎，几天以后，法夫尔就窜到普军大本营去，会见俾斯麦，同他商谈议和的事了。

“巴黎在危急中！”“祖国在危急中！”无产阶级的诗人鲍狄埃，发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诗篇——《自卫吧，巴黎！》诗中说：

“敌人要攻进城来，那是妄想！
我们人心振奋，斗志昂扬。
妇女们都拿起了熔化的松脂，
勇敢的孩子为搬运石头奔忙。
你要变成岩石，变成堡垒，
前进，巴黎，我的同志啊，

你快拉动绳子把警钟敲响！

自卫吧，巴黎，自卫吧！”

“自卫吧，巴黎！”这是战斗的号角，这是战士的誓言。巴黎人民为了保卫首都，保卫祖国，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

工人们踊跃参加国民自卫军，不到三个星期，就组成了一百九四个营，参军的人数达到三十多万人。自卫军战士没有统一的服装，执行任务时还常常吃不上饭。可是，他们仅仅训练了十五天，就能进行最复杂的操练了。更重要的是，尽管政府处处限制国民自卫军，战士们还是争得了选举自己指挥官的权利。

9月初，国际会员瓦尔兰，回到了巴黎。他身材瘦长，脸廓分明，一双眼睛不很大，但炯炯有神，人们只要朝他看一眼，就会油然而生敬意。瓦尔兰从小做工，是一名熟练的装订工人。他到巴黎不久，就担任了国民自卫军一个营的营长。

另一位革命家弗路朗斯，也被选为国民自卫军的营长。马克思说他博学而热情，并且非常勇敢。在工人区的一个集会上，弗路朗斯坚定地说：

“我决心为多数人的幸福献出一切。为了实现神圣的目标——人类的幸福，我不怕牺牲我的生命！”